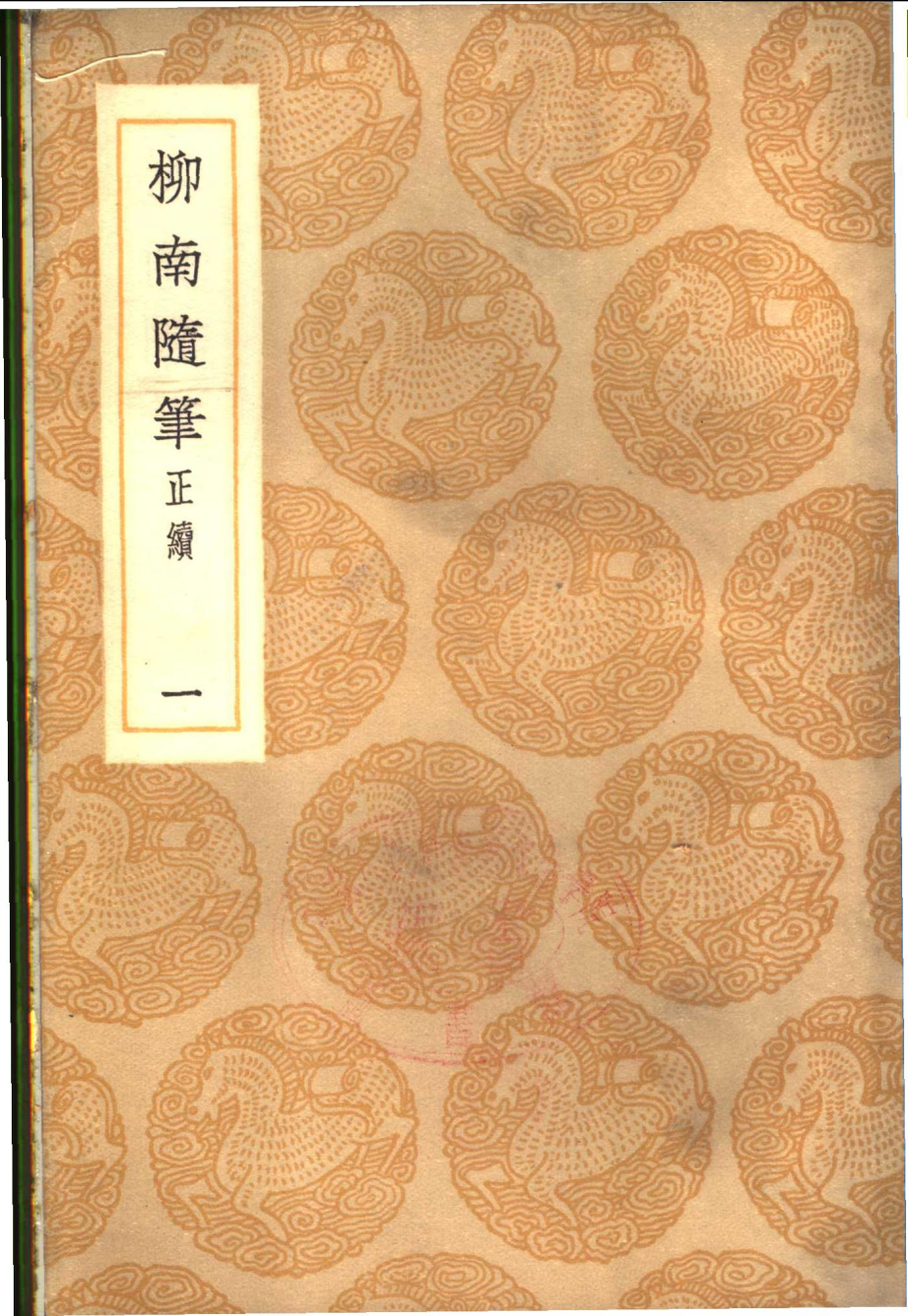


柳南隨筆正續

一



柳 南 隨 筆

正 續

(一)

王 應 奎 撰

御 南 畊 筆

稿 正

(一)

王 應 奎 撰



柳南隨筆

正續

(三)

王應奎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筆隨南柳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七〇八六

長

集

叢書

卷一

王 雲 著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柳南隨筆卷一

清 王應奎撰

益都趙宮贊秋谷

信執

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警警獨折服于馮定遠

班

一見其雜錄卽歎爲至論

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子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訟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爲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

用濟

嘗與吾

友汪西京

沈秀

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

自少流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挈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

視之乃山田冊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覓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孟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幾年以疾卒。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亟爲予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鑰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遇絕紙筆。臨風聞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夫人。此時尙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卽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徐復祚字陽初。號蓊竹。大司空枋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

黎投梭、祝髮、背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做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祖范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竝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真。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闕字。竝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況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京復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觸縣令瞿四達。瞿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爲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壓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爲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桔槔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頽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絳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漢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卽爲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章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湖漢。湖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鏡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爲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卽曰。其家有湘靈錄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冲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僭石。而性好施。子嘗于嚴冬晨起如廁。廁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卽脫己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感。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爲善。終身不辱。戒爾子。

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余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小頃有戴鐵冑者至。卽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笠覆頭上。將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尙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尙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閹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尙幼。而太公方在堂。爲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爲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爲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

特

任作詩嘲之。有去柄爲

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日竟死。邑中爲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

丈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叟叱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擬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癥。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湑。

昌譽

嘗爲余言。人有終身爲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漢詩。有僕去身爲

得力奴之句。馬永奠詩。有苦菜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閔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秉衡。

銓

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

祖范

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

沈秀

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

元

曰短小精悍。家西澗。

材任

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龜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軾。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己巳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芥。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

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雲間曹謬廷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之言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好文章恨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謬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冊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文章豈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書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卽製一棹極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士以泰安令行收入都得疾遽歿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卽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譚清字冰仲善琴得季蓮礪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興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邨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擊舟入城介方伯以見旣揖罷卽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齋啼爲韻而以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運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鄧軼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爲拙朽因循解輿，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做石翁巨幅，尙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瀾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昔剡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軼旣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湖我尙爲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爲君開淡墨，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爲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做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爲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槩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爲笑柄。予外王父張公苞九述其師湘靈錢先生燦陸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

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爲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潛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評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亮錢爾巖燦陸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爲四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予見宋板大

戴禮，乃秦景陽閱本，口字竝非方空圈。景陽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懷慶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

諸公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上若問，當以筆誤對。噫，宰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鄉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與元少尹房君墓誌敘述房式之言，則白子與吾兒

次鄉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過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詔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閻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

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噩噩字。出揚子法言。周書。噩噩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噩噩。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祕云。猶言諤諤。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噩字連用。竝作